

张弘主编

米芾 书法鉴赏

远方出版社

青松勁挺姿凌霄耻
层盤種、上枝葉、常
連上松端、秋花起、絳烟
旖旎、室錦殷、不羞不
自立、舒光射、凡、相見
吐子效、鶴、疑縮頸、墨
青松本、無、爭、安、得、保
歲寒、

增補
題詞

龜鶴年壽壽羽介所
記殊種、是雲物相得
忘形、軀鶴有冲霄心、氣
厭夷、尾居、以、竹、雨、附、相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责任编辑 苏 文
封面设计 丁 洁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主 编 张 弘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32-3/G·308
定 价 425.00 元(全十七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人物晋风流

——米芾生平传略	(1)
家世	(3)
仕途	(4)
癖好	(5)
学书	(10)
书迹	(13)

第二部分 衣冠唐制度

——米芾书法鉴赏	(15)
研山铭	(17)
论书帖	(21)
与知府帖	(25)
将之苕溪诗帖	(28)
拜中岳命作	(42)
淡墨诗帖	(48)
砂步诗帖	(51)
多景楼诗帖	(58)
寒光帖	(60)
张季明帖	(62)
天马赋	(64)
蜀素帖	(82)
叔晦帖	(97)

李太师帖	(99)
珊瑚帖	(101)
复官帖	(103)
参政帖	(105)
章吉老墓表	(106)
适意帖	(119)
糖霜帖	(120)
麝香帖	(121)
蒋永仲帖	(122)
司动帖	(123)
雨应帖	(128)
昨日帖	(132)
致葛君德忱尺牍	(135)
穰侯诗帖	(139)
历子帖	(141)
与伯充帖	(144)
与颜和帖	(147)
紫金帖	(152)
与窦先生帖	(157)
始兴公帖	(160)
真酥帖	(164)
与伯修帖	(166)
晋纸帖	(170)
玉格帖	(174)
贺铸帖	(176)
丹阳帖	(179)
惠柑帖	(181)

戏成诗帖·····	(183)
捕蝗帖·····	(185)
临右军帖·····	(190)
与通判帖·····	(193)
跋殷令名碑帖·····	(196)
与提刑帖·····	(202)
海岱帖·····	(205)
尺牍《芾非才当剧》·····	(207)
尺牍《闻张都大宣德》·····	(211)
尺牍《值雨帖》·····	(214)
尺牍《篋中帖》·····	(216)
元日帖·····	(218)
中秋诗帖·····	(225)
吾友帖·····	(228)
德行帖·····	(233)
盛制帖·····	(239)
来戏帖·····	(242)

在中国漫长的书法史上，曾出现过为数众多的书法大家，他们或者锋芒毕露，八面来风；或者归隐山林，潜心瀚墨，这些艺术巨匠共同谱写了华夏书法的璨然诗篇。其中，有一位书法家是任何研究书法史的人不可绕过的重量级人物，他便是北宋书坛极具个性的怪杰——米芾。

家 世

米芾，原名米黻，四十一岁后才改名为芾，字元章，自称楚国半氏之后，自署偶作半黻（芾）或楚国米黻（芾），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其他别号很多：因住过襄阳（今湖北襄阳），号襄阳漫士；襄阳东南有唐代诗人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又号鹿门居士；中年爱润州（今江苏镇江）江山之胜，筑海岳庵于城东，遂号海岳外史；曾知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又号淮阳外史。此外，或因作官，或因藏画、筑室等缘故，还有中岳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等别号，而晚年自称米老。

上面如此众多别号，似乎已经暗示了米芾怪异多变的性格！

米芾生于宋仁宗皇佑二年（1051），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享年五十六岁，为“宋四家”之一，他的书画创作在中国的书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米芾生活的年代，正值宋朝大变动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滋长，文化艺术方面也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印刷术的进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米芾生长的时代，不论文学、艺术，都出现了革新的思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为发展，米芾之所以在书画艺术上获得深邃的造诣和光辉的成就，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

应是十分有关的。

米芾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宋初勋臣米信，是他五世祖；高祖、曾祖以上，多是武幹官（武职官吏）。父名佐，字光辅，始读书学儒，官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县）公；母阎氏，曾为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赠丹阳县太君。米芾幼时，因母亲的关系，生长在皇亲国戚的豪华邸宅之中。

米芾自幼聪慧，据说六岁时日读律诗百首，一遍过目便能背诵；七、八岁时学颜真卿书法，能作大字；十岁时写碑刻，旁人赞他有李北海（邕）笔意，他还不以为然。年龄稍长，博记洽闻，读书务通大略，不喜科举之业。喜议论，好高骛远，以己意为断。作诗词古文，不肯剽袭前人陈语，以奇险为工。书画更是他的绝诣。

仕 途

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不同，米芾进入仕途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是通过他母亲与皇室的特殊关系。

在米芾十八岁时（1068），高后之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高后贵为太后，念及阎氏的乳褓旧情，不久，就“恩荫”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这是米芾的第一份差事，此后，他曾先后“历知雍丘、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学博士，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等。米芾虽则历官十八任，但终其一生，只得“三加勋，服五品”，官阶很小。其“擢列星曹”为礼部员外郎，应该算是他履历中的最高官职，后人称他为“米南官”，也由此而来。

米芾平生所好，只在于书画文物和江风山月，为官日久，故态复萌，就吟着“掩簿叱胥无恩我，冒风踏雪作清游”的诗句，而玩忽公事了。故《蔡志》谓：“平居退然，

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则率职不苟，喜为教戒，吏民初以为烦，已而安之。时亦越法纵舍，有足大者。”亦是实录。

但米芾并不是一点也不关心民间疾苦。如官涟水时，旱灾之后，继遇水灾，又连遭雨雪，田亩俱被淹没。米芾路过邵伯，看到许多为了防旱而用泥土塞断的通湖渠道，因地主豪绅只顾一己之利，仍不疏通开放，以致积潦不能宣泄，为患甚大。米芾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上司（或同僚），诉说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信中说：“豪姓因而擅之，恐非公家之利也。”愤愤不平，情见乎词。

米芾在雍丘时见胥吏催租逼人，愤而作诗：“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临庙东归早相乞”（《清河书画舫》）。然而他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朝廷，又不愿向饥寒交迫的寒民逼租，只能怨起“上帝”来。他的一个座右铭实在无愧于这段经历：“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然而绍圣以后，元祐旧党朔、蜀、洛三派贬谪殆尽，朝中奸臣当道，米芾也变得玩世不恭了。他在涟水任职时，因玩石被上司发现，险些丢官。米芾在此任居然大有时间修习草书，留传书迹甚多。“任满之时，归橐萧然”，可见他还是比较清廉的地方官。

癖 好

可以说，米芾做官是十分失败的。而之所以失败，与他癫狂的个性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他在涟水险些丢官的事还曾有这样一个故事：米芾喜欢石头，他放着好地方的官不做，主动要求去涟水当小官，因这地方靠近以出奇石闻名的安徽灵壁。他收藏了不少灵壁石，每块都题其名目，经常把玩，终日不出。

有一次，朝廷管司法和官吏考核的按察使杨次公巡

视到涟水时，对米芾严肃地说：“朝廷将千里郡县交给你，你怎么能终日玩弄石头呢？”米芾从左袖中取出一灵壁石，嵌空玲珑，峰峦洞穴俱全，色极清润，在手中翻转抛接给杨按察使看：“这石头怎么样？”杨不看。米芾将石纳入袖中，又取出一块石头，叠峰层峦，奇巧得很，杨仍不看。米芾又纳入袖中，最后取出一石，极尽天画神镂之巧，看着杨说：“这种奇石，怎么能不爱？”杨忽然开口道：“并非只有你爱，我也很喜欢它。”他即从米芾手中抢过此奇石，径直登车离去，米芾逃过考核一劫。

以此种方式在仕途上行走，能得志才怪！

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说：“东晋陶渊明爱菊，宋代隐士林逋好梅，米芾喜欢石头，他们并不是爱菊、梅、石，而是自己欣赏自己的清高脱俗。”脱俗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单就石头的轶闻趣事米芾还有许多。

拜石是米芾著名的轶事，《宋史·本传》亦载其事，“米元章守濡须（今安徽无为的异名，濡须水经其境东入长江）日。闻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足二十年矣！’言者以为罪，坐是罢。”

元倪瓒《云林诗集》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硯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不虚得。”据此诗，米芾曾自写《拜石图》，可见他并不因拜石丢官而后悔，反作图以自鸣得意。后世画家亦好绘《米颠拜石图》，拜石一事，遂更喧腾人口，传为佳话。

米芾在宝晋斋前立有异石，以供清赏，《书异石帖》曾记这块石峰：“西山书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异石来告余，凡八十一穴，状类泗淮山一品石，加秀润焉。余因题为‘洞天一品石’，以丽其八十一数，令百夫犖致

宝晋斋。又七日，甘露下其石，梧桐、柳、竹、椿、杉、蕉、菊，无不露也。自五月望至廿六日犹未已。”得异石于甘露下，当属故神其说，但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则所爱之石，定非凡品。

爱石之外，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的重要工具，亦称“砚田”。米芾于砚，研究有素，著有《砚史》一书，对各种古砚的品样，以及端、歙石的异同优劣，均有精详的辩论。首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就和一般“玩物丧志”的藏砚家不同。但米芾爱砚如护头目，爱之过甚即成癖好。

砚山是一种天然形成峰峦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水磨墨，既可作文房清供之用，又能为临池染翰之具。兼有砚癖、石癖的米芾，对之极其爱重。《志林》有载：“僧旻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后得之，抱之眠三日，囑子瞻（苏轼）为之铭。”得砚山而抱卧三日，可谓癖之深矣！

米芾蓄有砚山数座，最著名的一座为南唐李后主故物，后来为了结屋甘露，与苏才翁之孙、苏仲恭之弟交换得宅基一方。另有一座，被他同道友薛绍彭易去，后来米芾追想成图，并题道：“吾斋砚山，被道祖（薛绍彭）易去，仲美旧有诗云云。近予亦作云：‘砚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米有玉水滴作蟾蜍形），向予频泪滴。’此石一入渠（指薛）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视，绍彭公真忍人也。予今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秀气，当不复泯矣！”米芾对它如此情深思切，这座砚山，当是宝晋斋中的尤物。

《宋史·本传》谓米芾“所为诡异，时有可传笑者”，散见于宋人笔记的颇多。后人辑载这些遗闻轶事的，有《中岳外史传》、《钱氏私志》、《海岳遗事》、《米襄阳志林》

等。

米芾不但在朋友和常人面前举止怪异，甚至在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面前，也要颠狂一番。《钱氏私志》：“徽皇（徽宗赵佶）闻米芾有字学，一日于瑶林殿张绢图方广二丈许，设玛瑙砚、李廷珪墨、牙管笔、金砚匣、玉镇纸水滴，召米书之。上映帘观赏，令梁守道相伴，赐酒果。米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闻上在帘下，回顾抗声曰：‘奇绝陛下！’上大喜，即以御筵笔砚之属赐之。寻除书学博士。一日崇政殿对政毕，手执札子，上顾视，令留椅子上。米乃顾值殿云：‘皇帝叫内侍要唾盂。’阁门弹奏，上曰：‘俊人不可以礼法拘。’”

又有一次，宋徽宗与蔡京在一起谈论书法，大概是谈到了米芾，徽宗兴致之所至，即命召米芾入朝，当面书写一大屏风。米芾空手而来，乃顾左右，使人去取笔砚。徽宗即指御案上自己的笔砚，让他使用。米芾当着满朝君臣，反捋袍袖，大笔挥洒，赢得满场喝彩。待其书毕，即捧砚向徽宗跪道：“此砚经臣米芾濡染，不堪皇上再用，请赐予臣米芾。”徽宗见他“颠”得这般可爱，大笔起来，即将此砚赐给了他。米芾得了御砚，喜不自胜，遂拜谢皇上，抱着砚台跑了出去，弄得墨渍沾满襟袖，徽宗看着他滑稽的样子，笑着对蔡京说：“这米芾，颠名不虚呀！”（事见《春渚纪闻》）

异乎寻常的好洁，是米芾的另一个怪癖。《蔡志》云：“性好洁，置水其傍，数盥（音海，屡屡洗面）而不帨（音税，佩巾——手帕之类），未尝与人同器服。”由于他在起居上这样奇特，致被当时人呼作“水淫”。

《清波杂志》载有他因好洁而不惜弃去心爱之物的故事：有一次，米芾得到了一块珍贵的玛瑙砚，他非常高兴，约他的好友曾祖来，向他夸耀说：“你看我最近得到

了这个稀世的玛瑙砚，很美吧？”曾祖知道他有洁癖还特地用手帕擦擦手，在拿起砚台观赏，边看边点头说：“这砚从外型看来真的很美，就不知道发墨如何？”米芾立即叫仆人拿水过来，才一回头曾祖已经等不及的吐了一口唾沫在砚上，拿了墨就磨了起来，米芾很不高兴地说：“你刚刚还晓得擦了手再拿砚，怎么现在吐口水在上面呢？这砚已经弄脏了，我不要了！送给你吧！”曾祖一时楞住，以为米芾在开玩笑，就说：“请恕我无心之过，这砚这么珍贵，我受不起，你留着用吧。”曾祖说完就告辞走了。可是，过了两天，米芾还是派人把砚台送到曾祖家中，他性情之与众不同，可见一斑。

米芾奇冠异服，也盛传一时。《何氏语林》：“元祐间（1086—1093）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簷帽，不欲置从者之手，恐为所污。既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门。遇晁以道，以道大笑。（米）下轿握手问道：‘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抚掌绝倒。”《蔡志》也说他：“冠服用唐规制，所至人聚观之。……视眉宇轩然，进趋檐如，吐音鸿畅，虽不识者亦知为米元章也。”米芾不着时服，穿戴前代衣冠，并非单纯嗜奇好古，应是玩世嫉俗的表现。元代王元章（冕），亦学此行径，用意当亦相同。

由以上种种遗闻趣事，我们不难看出米芾是无愧于“米颠”两字的，但仔细分析起来，米芾的“颠”又很值得推敲，米芾生活的时代，正是党派激烈斗争，掌权者轮番更换的特殊时期，对于一个淡泊权力的艺术家来讲，装傻扮颠或许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吧，同属“宋四家”的苏轼和黄庭坚则不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投身于党派斗争中，都遭到了掌权者的流放郁郁而终。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人选择的对错，今人又怎能说得清呢？

但话又说回来，历史上的怪人数不胜数，而米芾之所以能永载史册，终究是因为他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他的画，别开生面，被誉为“米家山水”；他的书法，自成一体，为后世所珍视。

学 书

在书法上，米芾是一个天分极高而又非常用功的人。据他自己说是七、八岁时学颜真卿，写大字。后来看到柳公权的字紧结，便又学柳。接着又转而学欧阳询，其后又感到欧的字刻板而不自然，乃慕褚遂良而学之最久。其间又慕段季，段是唐代元和年间的书法家，曾经写过《景云寺塔》和《李泳墓志》等碑，他的字“有转折肥美，八面皆全”的特点，这种书风，曾给予米芾一定的影响。

据此可知，米芾学书，并不好高骛远，从楷书大字入手，由浅渐深，追溯上古。并且不专一家，择善而从，有长即学，遇短即舍，采取广收博取的办法。最后才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故《海岳名言》云：“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人，不知以何为祖也。”

同时，米芾学书用功之精勤，是甚可称道的。他尝云：“学书需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海岳名言》）他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也。”又说：“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可不勉之。”可见，米芾在书法上的成就与其勤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米芾的书法在其成家之后，对于晋唐以来的书法有一番深刻的体悟，其观点大体上是卑唐尚晋。他对唐代楷书有不少偏激之词，如说“柳公权师欧，不及欧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出，世始有俗书”。又说“柳与欧

为丑怪恶札之祖”，他以为徐浩之书“大小一伦，犹吏楷也”。谓薛稷之字“笔笔如蒸饼……丑怪难状”。

他评颜真卿，以为“行字可教，真书便入俗品”。他甚至说：“欧、虞、褚、柳、颜，皆一体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以上均见《海岳名言》）可见他的卑唐，主要是贬唐代的楷书。

同时，他对唐代的草书也多贬语。他说：“张颠（指张旭）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草书九帖》）。由此看来，米芾对唐代书法的贬抑，虽有些过激，但主要还是受他所处的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

总体看来，米芾在书法上的观点与苏、黄等人并无大的差别。他们都在追求书法艺术的韵外之致，追求平淡天真或者萧散简远的意趣，因而觉得法度森严的唐楷不能适性怡情。只不过米芾更有甚于苏、黄，以至于说出欧、柳等唐人之书为“丑怪恶札之祖”这样的话来。这或者也与他个人的审美观念有关系，他拜丑石为“兄”，是以丑为美，在他看来，丑到极处便是美；而他骂欧、柳等人之书为“丑怪”，则是认为美到极处便是丑、是俗了。他对艺术哲学的这种思辨，并非没有道理。

在卑唐的同时，米芾“尚晋”。这其中苏轼的影响。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打破唐人桎梏，研习魏晋平淡作风。元丰五年（1082）开始，米芾潜心魏晋，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为书斋命名为“宝晋斋”，他的书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由于崇尚晋人书法，他下了很大功夫去临摹学习晋人法帖，“孜孜摹学，一戈一点，得意外之旨，出入规矩之中”。《宋史》也说他“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可见他

对晋帖尤其是二王书法所下的功夫之深。

事实上，他对于唐也好，晋也好，都是下过很深的功夫的。他的“卑唐”，并不是不学唐人书法，而是学过之后的反省；他的“尚晋”也不是匍匐在晋人脚下顶礼膜拜。他走的是广泛学习，勇于创新的路子。先入古而后出新，要“入古”，就做到“乱真不可辨”，要“出新”，就让“人见之不知何为祖先”。他走的是一条通向书法艺术峰巅的最为成功的道路。

米芾自许颇高，他的言论也常有炫耀之嫌，但从中也可可见他的匠心所在。如他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求书者。心既贻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他以提笔悬腕作蝇头小楷，笔笔端谨，但规模位置，宛如大字，这种潜心苦练的工夫常人罕有，因而他的书作结体完美。他说：“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四面”云云，是说他运笔时纵横转换无不如意。其实这与他运用侧锋求得灵动并把绘画技法融进书法有关。

在宋徽宗面前，他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杜衍摆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臣书刷字。”他对当时书家的评论，暗含讥贬，表露了他偏激狭隘的个性，而用“刷字”自评，却也道出了他用笔迅捷劲健、笔力雄强、气势恢宏、尽兴尽势尽力的书写特点。

苏东坡、黄庭坚对米芾的“刷”是采取肯定和赞赏态度的。东坡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庭坚说：“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黄庭坚虽指出米芾书法的粗率之处，但对其风格及成就予以充分肯定，显示了大家的气度和风范。

米芾自称到了晚年方自成家，这大概也是一种英雄欺世的套话，即所谓“人书俱老”一类未能免俗的自谦。就现存米芾作品来看，他在中年已形成沉着飞翥、天真绚烂、精力弥满的成熟书风，显露了他超越前人的独创精神。

书 迹

米芾现存墨迹，以略含草意的行书为最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蜀素帖》、《将之苕溪诗帖》、《拜中岳帖》、《紫金帖》、《研山铭》、《寒光帖》、《多景楼诗帖》等等。

《蜀素帖》、《将之苕溪诗帖》是米芾的书法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之后写出的作品，内容都是抄录他自己的诗作。从这两幅作品看，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用笔和结体方面。

用笔上，他经过长期的临池和探索，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东西，他说：

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其次要得笔，谓筋骨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又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轻重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

他强调的是执笔轻虚，点画要注意变化又不失天真，这些主要是技法方面的要领。《蜀素帖》和《将之苕溪诗帖》都体现了这一用笔特点。他颇强调侧锋用笔，而在唐以前，书法家们都强调“锥画沙”、“印印泥”，中锋用笔。米芾的用笔则以侧锋为主，注意粗细、轻重、疾徐、动静、刚柔的变化，而以圆劲秀挺为主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八面出锋”或“锋热备全”（《海岳名言》）。

但是，就《蜀素帖》和《将之苕溪诗帖》来看，由于他

的锐意求新，在技法表现上的确是既丰富又精湛，但却没有达到他另一个美学上的要求——“平淡天真”。不过，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不这么刻意，就自然地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的《拜中岳帖》、《多景楼帖》、《紫金帖》、《研山铭》、《寒光帖》等不过于注重技巧表现，而是放笔“刷字”，反倒更表现出一种古雅劲挺、不流世俗的特征。

除了以上的行书经典外，米芾的行书作品还有《论书帖》、《与知府帖》、《淡墨诗帖》、《砂步诗帖》、《张季明帖》、《天马赋》、《叔晦帖》、《珊瑚帖》、《复官帖》等等，这些略带草意的行书，均蕴含着穿越时空的亘古魅力，永为人们所珍爱。

米芾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论书帖》）。看他的《中秋诗帖》、《吾友帖》、《雨应帖》等，用笔可谓娴熟之极。又如他的《元日帖》，明代人都穆跋云：“翁此卷尝入绍兴秘府，后有其子元晖题识，盖海岳平生得意书也。其中登海岱楼诗一首，下小字注云：‘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夫海岳收，可谓入晋人之室。”

米芾属于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怪杰狂客。他怪异的举止实属正常。他既要养家糊口，又要出资于书画，于是历史上便有米老狡狴、不择手段骗取书画的种种故事。尽管其行为不值得推崇，但这似乎又为米芾在身后增添了些许传奇色彩。

“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这恐怕是对米芾一生最好的总结！